

鄧演達暴起急落

袁宙宗

黃埔學生對鄧印象

鄧演達是一個投機善變，頗為自負的人，與汪精衛有很相似的地方，鄧受汪精衛的影響很大，鄧的才智遠不及汪精衛。這兩個人，一個玩火燒身，飲恨九泉；一個叛國降敵，遺臭千古，可歎，可悲！

「中外雜誌」第二十六卷第四期，載王覺源教授「第三黨的興亡」，對鄧演達介紹甚詳，茲就筆者所知，略作補充，以饜讀者。王教授已說到的，從略，以免重複。

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，黃埔軍校創立於廣州，是時校中的三巨頭為校長 蔣中正、黨代表廖仲愷、政治部主任戴傳賢。其次便是教授部主任王柏齡，總教官何應欽、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。當時軍校的教練部主任是由粵軍師長李濟琛兼任，李濟琛因軍務關係，而且對校務不夠熱忱，很少到校。鄧演達乃以粵軍中的團長兼任教練部副主任負責實際責任。以上六人，在學生心目中都是最受敬重的人物，鄧演達只不過是副主任的地位，却和王伯齡、何應欽同受學生的敬重可見

必有獨特的受人欽敬的原因。

鄧演達體格魁梧，氣魄雄偉，反應靈活，對青年學生心理很能體會，講起話來，聲音清越，頗有一種煽動的力量。那時他的年紀只不過二十八歲，朝氣蓬勃，作事負責，據說對青年人頗有一股吸引的魔力。據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學生，抗日名將孫元良將軍回憶說：

「學生（鄧字。按王覺源文作擇生，想係印刷之誤）師是我作學生時最崇拜的偶像，我相信當時崇拜他的人不只我一個吧？他穿的一雙黑皮長筒馬靴，最富吸引力，靴底着地的響聲，加上拍車（馬刺）的金聲，雄健而鏗鏘，老遠我們便知道是這位巨人來了。他在廣場中，在烈日下，訓話最為精彩，字字句句，堅定有力，一言一動，有板有眼，激起青年的熱情。」

孫元良將軍現年已七十六歲，月前筆者和他見過面，精神仍很好，問起對鄧演達的情形，他很惋惜鄧後來的轉變。他以為鄧演達是屬於陽剛一流的人物，霸氣縱橫，鋒芒畢露，如果玩弄政黨，必將為陰柔者所利用，共黨專會玩弄花樣，狡詐百出，陽剛者定會受害的。

赴德考察歸國走紅

鄧演達在黃埔軍校頗能贏得學生的愛戴，我曾聽過好幾位軍校前期師長同學的評論都有同樣的說法，那時校長 蔣介石十分器重他，孫夫人宋慶齡也很支持他，鄧演達任教練部副主任不久，就奉派去德國考察軍事教育，以作為黃埔教育改進的參考。

民國十四年回國以後，繼王柏齡出任黃埔的教育長。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上午，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廖仲愷先生，被刺殉難於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門前，汪精衛由政治教官調任黨代表，汪精衛和鄧演達是同鄉兼同事，彼此過往甚密，汪的英雄主義和投機的作法，慢慢浸潤了鄧的思想，所以後來鄧演達曾一度走汪精衛的路線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誘使鄧演達的思想行動轉變，組創第三黨，那就是共產黨滲透國民黨陰謀奪權所促成。

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所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在表面上成就很大，而實質上却是下了一局敗着，因為中國共產

黨在大會裏攪得了黨中央的重要職位，得了滲透和發展機會。據「蔣總統祕錄」說：

共黨滲透鄧被利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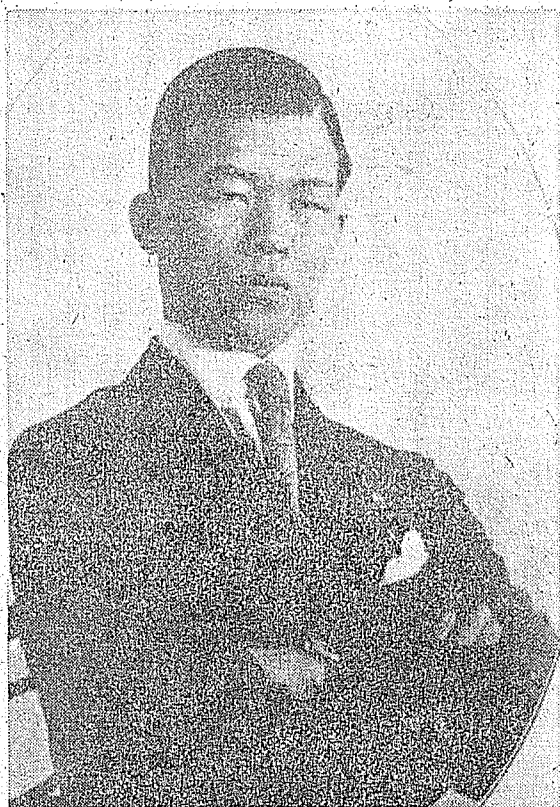
「籌辦一全大會而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起草宣言、黨綱；同時着手改組事宜，鮑羅廷也很快地便躋身於這些活動，開始對國民黨的政策參與意見。其後，勢焰逐漸囂張，利用顧問地位，極力施展其製造國民黨分裂，以及圖謀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等陰謀，使國民黨遭到罄竹難書的毒害。」（第五冊，第六章，二六五頁）

這個時候，中國共產黨發起人陳獨秀，已滲透到國民黨，被孫總理任命為國民黨改進黨案起草委員會的委員，爾後，又被孫總理擢升為輔

佐。「蔣總統祕錄」又說：

「國民黨的組織法、黨章、黨綱等草案的起草，多出自鮑羅廷指揮；新的政綱、政策，也由陳獨秀等共產黨所議定。」（蔣總統祕錄第五冊二六七—二六八頁）

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，山東的于樹德，湖南的夏曦、毛澤東、袁達時，浙江的宣中華，江蘇的朱季恂，湖北的劉芬，山東的王盡美，這一批共產黨員，他們全憑不合法的手段當選代表。又在孫總理所指派的代表裏，也有五個共產黨員混入。在開會的時候他們還擾亂會場，隨便破壞對他們不利的提案（見蔣總統祕錄第五冊「共產黨攫取實權」）。



任黃埔軍校教育長時的鄧演達。

大會對幹部的選舉

，結果不少共產黨的分
子當選。「蔣總統祕錄」說：

「在二十四位中央執行委員中，有譚平山、李大劍、于樹德三人；十七位候補中央委員中，有沈定一、林祖涵、毛澤東、于方舟、瞿秋白、韓麟符、張國燾七人都是共黨分子。」（第五冊第二二七頁）

黃埔軍官學校，更是共黨發展的好目標。「蔣總統祕錄」又說：

「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，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，管理部衛兵長胡公冕，都是共黨所派，滲透進來的；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，則是親共分子。」（第五冊第二八一頁）

民國十四年，汪精衛出任黃埔軍官學校黨代表後，更將政治工作由周恩來接替，周任政治部主任後，軍校的政訓工作，全由他操縱。

受慫恿搞第三勢力

共黨的活動策略，是狡猾而陰柔的，在他們未得勢時，盡量隱蔽他們的真面目，專做一些別人所不願作的事，以取信於大眾和上司的賞識，慢慢佔據要津，奪得職權，但暗中實施他們黨付予的使命，是不變的。

共黨的武器是挑撥離間，製造分裂，對國民黨就採用這些辦法，他們接受俄國顧問鮑羅廷的指使，在國民黨中製造左派，右派；在黃埔軍官學校，他利用已在校內取得領導地位的周恩來、葉劍英、胡公冕等組成「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通過這個組織分化軍校學生，使他們背叛國民黨，不信任長官，所以在學生中也產生一些共黨分子，和同情共黨分子。

鄧演達是一個頗為自負的人，而又野心勃勃，共黨就利用他這點來製造矛盾，民國十四年鄧在軍校已升任教育長，舉足輕重，周恩來、葉劍英他們一面捧鄧，一面攻擊校方，使鄧演達思想漸漸轉向。但共黨並不須要鄧演達變為黨員，希望鄧演達既不屬於共產黨，也不屬於國民黨，要鄧演達以第三黨的身分，來破壞國民黨內部的團結。以鄧演達的資望與權位來阻撓革命的發展，

「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運動」(見中國共產黨所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案及宣言)。

民國十三年，六月十八日，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、張繼、謝持等人，提出對共黨「彈劾案」要求 孫總理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處理。於同月(十三年六月)二十五日，到共黨的指使人俄國顧問鮑羅廷的廣州東山寓所，質詢共黨分子在國民黨內組織組團，進行破壞的居心何在？鮑答：

「國民黨內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，組織黨團，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，則黨可復活。」

監察委員反問鮑羅廷：

「就我們的看法，黨內要大家團結合作，才能發揮力量。如果國民黨內部存在多數小團體，在同一範圍內互相傾軋，互相鬥爭，這適足以致國民黨於死命，還談得上甚麼復活？」

鮑羅廷回答說：

「當然，像這樣可能會致國民黨於死命。不過，我並不希望有這樣的結果；我所希望的是：國民黨裏面的左派和右派，相互競爭，產生一個中間派出來，既非左，亦非右，作為黨的中心。」

鮑羅廷的這種說法，決不可能，他不過為了要搪塞監察委員的問話，只有自圓其說以掩飾他的陰謀詭計。

可是，這種說法，憑憑起野心勃勃的鄧演達無限的遐想，鄧演達以為如果他起而成為第三勢力，可以挾雙方以自重，左右逢源，無往不利，何況 蔣先生信任他，孫夫人支持他，他的海市蜃樓，自此徘徊於腦際。好投機的汪精衛，影響

了他，九尾狐狸的周恩來，後來也玩弄他，於是鄧演達的迷夢越來越深了。

野心叛上垮台遊俄

民國十五年，國軍革命軍誓師北伐，鄧演達深得總司令 蔣公的信任，一躍而為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總司令部下轄八個軍，一個海軍艦隊(共有八艘軍艦)，空軍一隊(共有飛機三架)。這時的鄧演達，真可說是平步青雲，應當引以自勉了。但他偏不作如此想，民國十六年，北伐軍攻克武漢，蔣總司令因磨軍陣前，不暇後顧，後方一切，任由鄧演達代行，於是鄧集大權於一身。此時的共黨分子，眼看軍事進展神速，全國統一在即，與他們黨的政策「阻止國民黨集中全力於軍事運動」大有違背，於是煽動鄧演達起來作亂。而鄧自己不辨是非，竟誤以為良機在握，毅然自行組織第三黨，干犯國法和黨紀。共黨分子一面和他暗相勾結，彼此利用，一面對鄧大肆揄揚，此時的鄧演達已權令智昏，膽大妄為，種下了爾後殺身之禍。

鄧演達的重大過錯除了組織第三黨的謬行外，尤在於軍事緊急，共黨在武漢發動「倒蔣」運動的時候，他竟然與郭沫若等在漢口民國日報，大放厥詞，連續發表煽動「反蔣」的言論污蔑長官。爾後又濫用職權委派私人，種種違犯軍紀，背叛黨國的行為，使全黨同志忍無可忍，民國十六年九月國民黨中央不得已開除鄧演達的黨籍，鄧演達則於十七年離華去俄，作發展第三黨的活動。

鄧演達留俄期間並無多大成就，十八年隨又返國。民國十九年再度前往德國，在德國停留期

間有人在莫斯科史達林面前替鄧演達吹噓，希望史達林能接見他，交換政治意見，以提高鄧演達的國際聲譽，使第三黨聲勢擴張。十九年夏，史達林約鄧演達遊俄，七月間，鄧在俄京苦等了二十多天史達林才接見他。見面之後，史達林竟誤以為鄧演達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分子，因為引見者早向史達林誇稱鄧演達是中共領導人物。

史魔逐客被捕處死

史達林當面鼓勵鄧演達返國以後對中國共產黨多加整頓，史達林親自表示願意支持鄧演達出來領導。鄧演達一聽之下，知道史達林有所誤會，立即回答說：「我不是共產黨，也不是國民黨，我是領導第三黨」。史達林一聽此言，大為生氣轉身而去，下令驅逐鄧演達出境。鄧演達本來打算繞道西伯利亞，轉往中國東北，作第三黨活動，並且已辦妥護照和簽證手續，買好赴西伯利亞的火車票，殊不知事與願違，欲榮反辱。

鄧演達遭到史達林的白眼，不得已只得敗興的回到旅館，行李已被侍者搬到門前，要他即刻走路，限十二小時之內離開俄國。鄧演達只有垂頭喪氣，重返柏林，取道歐洲，於十九年八月返國。二十年八月在上海愚園路被捕，經軍法審判後，不久在南京雨花臺處死，死年才三十五歲。

鄧演達，體格健碩魁梧，像貌堂堂，可惜眼睛太小。有人看見他和惲代英一起時，兩人有類似之處，便是臉大眼小，有如豬眼，兩人的結局都是悲慘的。孟子說：「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」從眼睛的神情來觀察人的行為和善惡吉兇是很有道理的。